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十八）

本版稿件由
《湛江日报》提供

刚下渡轮，看见小月招手向我走来，“老同学，可把你盼来了。”小月拉着我的手。三年不见，小月还是读大学时的模样，只是皮肤被海风吻出了健康的蜜色。

我和小月是舍友，在班里我俩关系是最好的，我至今还十分怀念她从家乡带来的淡晒鱼干。毕业后她回了特呈岛，我们很少联系，偶尔看到小月的朋友圈，里面大多都是特呈岛的特色风光——大海、沙滩、红树林等。小月多次邀请我到特呈岛玩，可是之前我觉得不过是一个海岛，我的家乡也在海边，就一次一次推辞，直到我刷到一个叫“特呈岛的月亮”的短视频。短视频里面介绍到明朝翰林学士解缙的《题特呈岛山温通阁》，镜头里解缙的诗碑在月光下泛着清辉，那句“海月初升渔艇回”突然勾得我心里发痒，这才定了行程——既来赏特呈岛的风光月色，也来看看三年未见的老同学。

登上渡轮，眼前的景色就让我陶醉：灿烂的太阳把天空染成透亮的蓝，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脸颊，海鸥追着船尾的浪花盘旋。不过二十分钟，我便登上这座“海上花园”。小月把我领到一所民宿前，木牌上写着“渔村民宿”，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我打量坐落在花木间别墅式的民宿，问：“这是你开的民宿？”“不过就是打份工而已。”

古船木的重生

■肖景文

潮水退去时，港汉的滩涂上总会露出些褐色的筋骨。那是老船的残骸，在咸腥的海风里蜷曲着，像一群沉默的老者，守着千年港口的秘密。老王蹲下来，指尖抚过船板上深浅不一的沟壑——那是海浪啃咬的齿痕，是岁月刻下的掌纹。他总以为这些朽木会随潮水漂去，直到收购商的皮鞋踏过沙砾，带来一句惊破晨雾的话：“这不是木头，是海里长

那些沉默的老船木，早已把港口的记忆刻进年轮——它们曾是破浪的勇者，如今是低语的智者，在匠人的掌心，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重生。



特呈岛的月亮

□ 梁亚平

小月笑笑。“当老板了，还不敢说？”
“算啥老板，不过借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混口饭吃。”她话音刚落，手机响了，“老同学你先坐着，我去接一下客人。”

小月匆匆走后，我细细打量起这方小院：四周栽着椰树和扶桑花，进门是青石板铺的，左边饭厅飘出海鲜的香味，后屋是客房。最惹眼的是墙上那幅解缙的书法拓片，《题特呈岛山温通阁》的诗句透纸背：“火焰光起盐田熟，海月初升渔艇回”。旁边镜框里，一张泛黄的报纸刊登着冰

心的散文《湛江十日》，字里行间都是对这片海的热爱。
“小月是我们总经理呢。”我正对着诗行出神，店员端着水壶过来续水。
“这房子是她家老屋翻新装修的，她毕业回来就撞撞着全村搞联盟，谁家有客房、谁家擅厨艺都登记造册，村里人再不用为抢客人红脸。”店员指了指书柜的红本本。“去年她还被评为我们区里的‘杰出青年’，厉害着呢。”
“梁老师，让你久等啦！”语音刚落，看见小月带着一队背包客进来，都是网上预约的自由行旅客。

眼是船与浪的吻痕，磨掉了，故事就漏了。”

家具厂里，这些老船木正经历着华丽的转身。一截龙骨被雕成茶台，弧形的轮廓里还能看出破浪时的姿态，泼上茶水时，木纹里的盐霜会慢慢晕开，像海雾漫过甲板。年轻人爱极了这种“带着故事的家具”，他们说在钢筋水泥的屋子里，摆一张老船木书桌，能听见潮起潮落。有对新人用百年船木做了婚床，“这木质多坚实，海水泡过的比誓言还坚固。”

暮色中的港口最是动人。老船木在岸边排成蜿蜒的长队，夕阳为它们镀上金边，远处铁壳船的灯光与近处作坊的灯火交相辉映。老王如今也成了船木的收藏者，他总在退潮后去滩涂散步，捡回些带着贝壳的碎木片，摆在窗台上。
航船正从这里驶向更远的海。而那些沉默的老船木，早已把港口的记忆刻进年轮——它们曾是破浪的勇者，如今是低语的智者，在匠人的掌心，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重生。这或许就是时光的魔法：让腐朽长出翅膀，让沉寂绽放光芒，让每一道裂痕里，都藏着一片永不褪色的海洋。

铁路从村边穿越

■ 吴康权

分说的姿态，要覆盖掉他这布满盐渍与老茧的过往。
村里人议论着铁路开通后的日子，想象着即将到来的繁华与便捷。贵叔的孙子小海兴奋地对老人说：“爷爷，火车速度快得很，以后去广州只要一个半小时。”老人嘴角弯起，却无言以对。他低头看着那双因常年划桨而骨节粗大变形的双手，轻轻抚摸着船板被海水侵蚀的斑驳纹理，这船，这海，这满身咸腥气息的岁月，难道真的就要被那呼啸而过的列车，轻易抹去形状，只余下模糊的印记了吗？

一日傍晚，贵叔踱步至海边。落日余晖铺洒在海面，染得金红一片，也染亮了远处新铺的轨道。他看见一个身影正在忙碌着，凑近一看，是邻村养蚝专业户阿强。阿强抬起头，脸庞上露出笑容，摊开手掌给贵叔看，那是刚撬下来的新鲜

生蚝：“贵叔，等铁路通了，这蚝当天就能送到省城，价钱翻倍还不止哩。”阿强眼中闪着光亮，那光，贵叔认得，如同当初自己第一次从深海拖回满网鱼虾时，眼中迸发的那种生机。

贵叔掰开一只蚝，将鲜嫩的蚝肉含进嘴里，一股清甜而澎湃的海味立刻在舌尖弥漫开来。这味道似乎与往日无二，却又分明掺杂了某种陌生而充满活力的东西，仿佛随着那尚未抵达的钢铁巨龙，一种新的盐味正悄然渗入故土的肌理。

新的一天，贵叔抬眼远眺，晨曦中蜿蜒的钢轨闪烁着微光，一路延伸，直指那海天相接的尽头。他仿佛看见孙子小海站在崭新的站台上，行囊里面塞满了自家晒制的虾干和鱼脯。那列车如银箭离弦，载着满厢的期盼与咸腥，朝着海天之外那个更广阔的世界疾驰而去。

那一缕穿越万年的古韵

■ 林延军

一

穿越古今，仰望中外。
你从十几万年前那一声火山爆发巨响中惊醒，带着浓烈的激情，在奔腾而火热的熔岩喷涌，在大地的怀抱中裂变。
你的姓氏名字从湖光说起，从一个火山湖口说起，从宋朝摩崖石刻“湖光岩”说起。
你的乳名叫玛珥湖，另一个孪生姊妹在德国。你还有一个洋名——“世界地质公园”，漫过春天的额头，丈量世界的高度。

二

诗意飘香，岁月留痕。
残垣断壁的诱惑还在，却抵挡不住爬山虎的热情拥吻。斑驳的树影，无法挽留时光划过的写意。
龙飞凤舞的千年墙，镌刻着文人墨客一笔一画的方块汉字，化作岁月的红葱头，一层一层剥开，让人泪流满面。
宋朝丞相李纲挥毫泼墨的“湖光岩”三字，被雕刻于摩崖石壁上，满目疮痍的石壁任凭风吹雨打，那是时间的傲骨。可是，有谁知道李纲埋藏千年的忧愁，有谁能解读跨越时空隧道的梦魇？又有谁知晓镜湖的前世今生？
董必武一首脍炙人口

四周的悬崖遗址，沉淀着你苍老的背影和沧桑的气息，就像一块被翡翠浸染的“中国红”，长成南国红土地上的块胎记。这一长就是十几万年，长成我的童年，也长成乡愁的印记。
你是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杰作，是岁月如胶似漆的黎歌，从远古的雷州方言中演奏成缠绵的情话。
从此，你扎根在南疆这片贫瘠的红土地上，演变成一部天然火山湖的“天书”。

的诗，封存着镜湖以西的重公学，日夜记录那镜月的灵动与跳跃。
弯弯曲曲的九曲桥，如人生的脚印坎坷迂回，像一条淡水流淌着记忆的童谣。
古香古色的诗廊，如一部部无字天书，穿过掩藏在丛林中的声音，也穿越了南国燕子的呢喃，平仄押韵终究是你梦里城堡的呼唤。
隋代末年，依岩而建的楞严寺，诉说着千年古刹的灵气。宋朝时期，隔湖相望的白衣庵，氤氲着千年的香火，能否祈禱上苍普度众生？柳树下，湖畔边，一顶草帽一个姿势，那一枚厚重的垂釣，姜太公“愿者上钩”石像，钓起一个千古佳话。

三

青山碧湖，钟灵毓秀。
从一个湖到另一个湖，从东半球到西半球，我的思绪也跟随你的道道涟漪在湖心里再次荡漾，在记忆的流年里拥抱着你沧桑的躯体，似乎再也寻不回岁月的遗珠。
二十世纪末，龙鱼神龟的出没，向世人昭示温暖的家园——风景这边独好。神龟救人的传说，如一首生命的乐章躁动穿过胸膛。
藏不住晨曦的望海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张望着一张

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白牛仙女”如一块洁白无瑕的汉白玉，雕刻着那神秘而古老的传说。
岩狮洞、观波亭、火山壁奇观，宛如凤凰涅槃重生，像蜘蛛一样编织着湖水流淌的心事。雷州古院、李纲醉月雕像、火山博物馆，宛如大自然的衣裳，在乡情的故土上，天地合一，泼洒出一幅又一幅浓烈的油画。
许多年以后，我在寻找文字的故乡，发现你却是一块心形的地图，有一缕穿越万年的古韵……

在徐闻珊瑚馆

（外一首）

■ 何武豪

雷州半岛西南部的水域
栖息着鹿角珊瑚、菊花珊瑚
和锯齿刺珊瑚
它们在蓝天下闪着明亮的光泽

徐闻珊瑚馆的玻璃水箱里
我看到柔弱的珊瑚虫
蠕动着果冻般的身体
光滑的触手捕捉着浮游微生物

欢快地繁殖和生长着

它们从不感到心灰意冷
总期待着回到大海的怀抱
就能长出一簇簇柔情
摇曳着曼妙的长袖
不断地分泌出石灰石
然后与自身贴合在一起

它们坚信有一天能筑成
一座座爱的岛屿
依偎着人类美好的家园

担鱼客

摇摇晃晃的舢板，稳稳当当的脚步
在登上码头之前，习惯于凝神屏气

总是与飞溅的浪花相遇
却从不惊诧大海的苍茫

一对鱼篓装着大海的重量
一条扁担挑着腥味的人生

在颠簸中学会保持平衡
却从不跟命运讨价还价

只要望见满载而归的渔船
奔走的人生就会心满意足

只要带一支水烟筒来到船上
就能抽出大海的涛声和乡音的混响

火龙果之语

（组诗）

■ 李本明

一 火龙果素描

不以一棵树姿态与风对话
相同土壤，却是别样肢体语言
此处省略众多绿叶与枝丫
简单别致，也是一种纯粹的美

三角形，另样的枝条
轻轻弯着，轻轻垂下
仿佛梳着碧绿的小辫子
棱角是生命的壁口，一颗颗滚成蛋圆的果实，又宛如扎在辫条上，火红的头饰

在铺满灰色土壤的纸张上
微微垫起，一行行田畦
用乡情勾勒碧绿与火红的素描，少不了用汗水做墨彩

二 火龙果，多变的词汇

一个果实，一个名词
饱满的带着一团团火焰
映着鳞光，像红色火龙
又从名词燃烧成激情的形容词

土壤是广袤无边的家园
种植多重意涵的词汇
自制一部精致的企业词典
然后翻开，火龙果
一个火红的词汇，每天更新着不同含义与诠释

一个词汇，离开土壤之后
词性变了，经过包装
改头换面，不断变换身份
挂在多个领域的枝头，缀结
可饮可药可化妆美容的姿态

一个词汇，离开土壤之后
一颗果实，是一道多解題
在这张打开市场试卷上
有人做出了多重意义的解答